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

第一回 隋文皇帶酒幸宮妃 獨孤後夢龍生太子

詞曰：試問水歸何處？無明徹夜東流。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噴雪，新月似銀鉤。暗想當年富貴，掛錦帆直至揚州。風流人去幾千秋！兩行金線柳，依舊纜扁舟。

詩曰：

紫泉宮殿鎖煙霞，欲取蕪城作帝家。
玉璽不緣歸日角，錦帆應是到天涯。
於今腐草為螢火，終古垂楊有暮鴉。
地下若逢陳後主，豈宜重問《後庭花》！
御街行路客，行路悲春風。
野老幾代人，猶耕煬帝宮。
零落池台勢，高低禾黍中。
千里河煙直，青桐夾岸長。
天涯同此路，人語各殊方。
草市迎江貨，津橋稅海商。
回看故宮柳，憔悴不成行。
煬帝行宮泗水濱，數株弱柳不勝春。
晚來風起花如雪，飛入宮牆不見人。
汴水東流無限春，隋家宮闕已成塵。
行人莫上長堤望，風起楊花愁殺人。
柳塘風起日西斜，竹浦風回雁弄沙。
煬帝春遊古城在，壞宮芳草滿人家。
燕語如傷舊國春，宮花一落旋成塵。
自從一閉風光後，幾度飛來不見人。
風吹城上樹，草沒城下路。
城裡月明時，精靈自來去。
昔人登此地，丘隴已前悲。
今日又非昔，春風能幾時？

這幾首詩詞，不道那茅茨土階，唐虞的事業；不問那胼手胝足，夏禹的生涯；也不管那弔民伐罪，湯武的公案；也不理那龍爭虎鬥，秦漢的是非。想著那肉林酒海，雖受用而近粗；若論那驪山烽火，縱歡娛而亦俗。單表那風流天子，將一座錦繡江山，只為著兩堤楊柳喪盡；把一所金湯社稷，都因那幾隻龍舟看完。一十三年富貴，換了百千萬載臭名。畢竟誰是誰非，始末俱在，請略道一二。

話說自炎漢失祚以來，後邊繼三國而起者，乃是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，稱為六朝。你道那六朝是誰？第一朝晉帝，複姓司馬，名炎，乃是魏臣司馬懿之孫，篡位為帝，在位二十五年，相傳一十五帝，共歷一百五十六年天下。第二朝宋帝，姓劉名裕，乃是彭城人。原賣履為業，後來篡晉為帝，在位三年，相傳八帝，共歷六十年天下。第三朝齊帝，姓蕭名道成，乃是漢蕭何二十四代玄孫。篡宋為帝，在位四年，相傳七帝，共歷二十四年天下。第四朝梁帝，姓蕭名衍，乃是蘭陵人。篡齊為帝，在位四十八年，相傳四帝，共歷五十四年天下。第五朝陳帝，姓陳名霸先，乃是吳興人，漢太丘長陳實之後。篡梁為帝，在位三年，相傳五帝，共歷三十二年天下。第六朝隋文帝，姓楊名堅，小字叫做那羅延，乃弘農華陰人。原是漢楊震第八代玄孫，篡北周為帝，在位二十四年，相傳四帝，共歷三十八年天下。六朝通歷過三百五十年天下。

原來這六朝，雖然各有國號，紹襲正統，名為天子，其實天下微弱，偏安江左，叫做南朝。中原一帶地方，倒被漢主劉淵、趙主石勒、秦主苻堅、燕主慕容、魏主拓跋諸胡人占了，叫做北朝。此時天下刀兵，朝更夕變。南朝也是主弱臣強，遞相篡奪；北朝也是主弱臣強，遞相篡奪。南朝傳位至陳後主在位時，北朝魏恭帝已被塚宰宇文覺襲了大位，改國號為周。隋文帝的父親楊忠，原是魏臣，後因天下歸了周主，他也就隨便改做了周家臣子，屢次有功，周主封他為隋國公。後來楊忠死了，文帝就襲封父親的舊爵，執掌朝政。文帝為人性情猜忌，好任智術。到周宣帝傳位與周天元皇帝的時節，文帝見他驕侈昏暴，遂有陰謀天下之心，行政務為寬大，凡是苛酷之政，盡行革去，史外俱大悅服。到大象三年，天元暴殂，宣帝見天下大勢已歸文帝，遂下詔遜居別宮，奉皇帝璽綬禪位於文帝。文帝也不讓三讓再的推辭，竟即了大位，國仍號隋，改年號為開皇元年，北方遂爾安定。

此時江南的風俗漸蕩，人人喜的是風流，愛的是詞賦。那陳後主，也不管天下敗亡，百姓愁苦，高築起臨春、結綺、望仙三閣。外則與群臣飲酒賦詩，內則與寵妃張麗華歌《玉樹後庭花》諸曲，日夜淫縱，以圖快樂。哪曉得繁華不是常享之物，國家非行樂之場。一旦被隋文帝探知此等光景，遂遣高瑱、楊素、韓擒虎、賀若弼諸將，分道下了江南，滅了陳國，將後主封為長城公。此時天下才並，南北二朝合為一統。後史官有詩贊文帝之功，詩云：

三百年間王氣銷，中原大半讓胡苗。

文皇功業今何在？並卻南朝與北朝。

文帝既平了江南，四海來歸，八方稱慶。天下無事，高登大寶。遂冊夫人獨孤氏為皇后，立長男楊勇為太子，進封楊素為越國公。其餘臣僚，照功升賞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獨孤後，雅好讀書，識達今古，最是賢能。突厥與中國交市時，有明珠一籃，價值八百萬兩；幽州一個總管叫做陰壽，謁著文帝，私自勸獨孤後買。獨孤後說道：「當今天下初定，戎狄屢屢寇邊，將士勞苦，若買此珠，何不以八百萬銀子，分賜這些有功士卒，也見得朝廷的恩惠。妾處深宮，要珠何用！」後來文帝知道，甚是敬她。又有都督崔長仁，犯法當斬，文帝當他是獨孤後姑娘的兒子，遂要免死。獨孤後說道：「王法無親，妾家親戚，陛下哪裡管得許多！」竟把長仁問了死罪。故此，文帝更加悅服。凡她說的話，行的事，都與文帝相合。只是性兒天生成的妒忌，後宮中雖有的是宮妃采女，花一團、錦一簇，文帝只落得好看，哪一個得能夠與他寵幸！文帝設朝時，獨孤後必與他並輦而進，直送至閣門外才住。只等文帝事畢退朝，依舊並輦回宮。寢也是一處，宴也是一處，時刻不離。文帝雖是歡喜她，只因拘束太緊，也覺有些不自在。

不期一日，獨孤後有孕在身，將及分娩，卻要移居後宮，只得對文帝說道：「妾賴陛下福蔭，懷孕在身，已經十月滿足，恐旦夕臨盆，有觸聖躬。今欲退居後掖，以便分娩，不知聖意允否？」文帝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育麟在即，最宜安養調護，御妻之言是也。安有不從之理！但願早產真龍，實社稷之慶也。」獨孤後遂命左右移居後宮。文帝因得了這一個空兒，遂帶了兩三個小內相，私自到各宮閒耍。出了椒房，轉過繡闥，在鵲樓前，步了一回；又到臨芳殿上，立了半晌。見那些才人世婦，婕好貴嬪，妍媸作隊，老少成行。雖都是錦裝繡裹，玉映金圍，然承恩不在貌。桃花嫌紅，李花怪白。看這多時，再無一人當意，心下頗覺不

暢。遂信著步兒，又走到仁壽宮來。也是天緣湊巧，只見一個少年宮女，在那裡捲珠簾。見了文帝來，慌忙把鉤兒放下，似垂柳般磕了一個頭，立將起來，低了眼，斜傍著錦屏風站住。文帝走近前，仔細一看，只見那宮女生得花容月貌，百媚千嬌，真是：

笑春風三尺花，騎白雪一團玉。
癡疑秋水為神，偏認梨雲是骨。
碧月充作明■，輕煙剪成羅#。
不須淡抹濃描，別是內家裝事。

文帝見了這個宮女，不覺心窩裡亂蓬蓬癢將起來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是幾時進宮的？怎麼再不見承應？」那宮女見文帝問她，不敢不應，因答道：「賤婢乃尉遲回的孫女，一入宮，即蒙娘娘發在此處，不許擅自出入，故未曾承應皇爺。」文帝笑道：「你知娘娘不許你出入，為著什麼？今日娘娘不在，便擅自出入也不妨。」你想女子到了宮中，哪一個不望寵幸，況尉遲孫女又是個伶俐女子，見文帝親口調她，怎不招攬。便於眉目之間，做許多動情的嬌態，引得個文帝，拴不住心猿、係不住意馬。遂走近前，將手挽住說道：「早是今日相遇，若教錯過，豈不辜負了這樣美貌！」正說話間，只見近侍們請回宮吃晚膳。文帝道：「此間不吃，更到何處？」不多時，排上宴來。文帝就叫尉遲女侍立在面前同飲。尉遲女酒量原淺，因文帝十分惜愛，勉強吃了幾杯，不覺紅入四肢，兩朵桃花上臉。文帝在燈下看她愈覺十分標緻，因問道：「你這般嬌媚，自家獨宿，豈不寂寞可悲。朕甚有憐你之心，你知道麼？」尉遲女答道：「寂寞固不敢怨，但蒙萬歲爺憐念，實出望外，如何不知！」文帝笑道：「你既知道，今夜就包管你不寂寞了。」尉遲女也微微笑道：「只恨賤婢下人，不敢點污龍體。」文帝笑道：「天地間但凡快活事，就分不得什麼上下。」尉遲女笑一笑不做聲。又奉上一杯酒來，文帝吃了，也叫斟一杯酒與她。二人說說笑笑，十分快暢。文帝一時酒興發作，色膽猖狂，哪裡記得獨孤的奇妒，遂留在仁壽宮中宿了。你看他：一個是初恣意的君王，一個是乍承恩的妃子，你望我的恩波，我望你的顏色。兩下裡何等綢繆！真個如魚似水，一夜受用。但見：

嬌鶯雛燕微微喘，雨魄雲魂黯黯酥。
偷得深宮一夜夢，千奇萬巧畫春圖。

次日，文帝早起臨朝，滿心暢美道：「今日方知為天子的快活。但只怕皇后得知，怎生區處？」因想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只有瞞之一法。」隨吩咐左右近侍，萬萬不可傳與娘娘知道，今夜還要備酒在此伺候。眾宮人應諾不題。

卻說獨孤後生來性妒，雖然退在後宮，哪裡放得下心？不時差心腹宮人打聽，早有人來報知這個消息。獨孤後聽了，急得三屍神暴跳，心中如火上澆油，氣昂昂的說道：「這個妖奴，怎敢如此大膽！」也顧不得自家的身重，隨帶了幾十個宮人，惡狠狠地走到仁壽宮來。此時尉遲女初經雨露，心下又驚又喜。梳洗畢，正在那裡驗臂上守宮退了多少。猛看見皇后與一隊宮女蜂擁而來，嚇得她面如土色，撲碌碌小鹿兒在心頭亂撞，急忙裡沒什麼主意。自覺心虛，只得跪伏在地。獨孤後進得宮來，腳也不曾站穩，就叫抓過這個妖奴來。眾宮人只要奉承皇后，哪管她柳腰輕脆，花貌嬌羞，橫拖的亂挽烏雲，倒拽的斜牽銀帶，生辣辣扯到面前。

獨孤後罵道：「我宮中一帝一後，稱為二聖，天下無人不知，你這個妖奴，有何孤媚伎倆，膽敢蠱惑君心，亂我宮中雅化！」

尉遲女戰兢兢答道：「奴婢乃下賤之人，豈不知娘娘法度？焉敢冒死上希寵幸？！也是賤婢命合該死，昨晚不期萬歲爺忽然到宮，吃夜膳醉了，就要在宮中留幸。賤婢再三推卻，萬歲爺只不肯聽。賤婢欲要報知娘娘，又恐怕惹出事來，沒奈何只得勉強從順。其實皆是萬歲爺的意思，與賤婢無乾。望娘娘細察本心，哀憐免死。」

獨孤後說道：「你這個妖奴，昨夜快活時，不知怎麼樣裝嬌弄俏，哄騙那沒廉恥的皇帝。今日卻花言巧語，推得這般乾淨！」

尉遲女道：「委實不乾賤婢之事，只望娘娘饒命。」

獨孤後道：「萬歲爺既這般愛你，你就該求他饒命。為何昨夜不顧性命的受用，今日轉來求我？你這樣花嘴妖奴，我只提防疏了半點，就被你攏哄到手。今日將你快快斷首剖心，弄成一個人彘，已悔恨遲了，不能泄我一腔之氣。焉肯又留一個禍根，為心腹之害！左右何不即速結果，容她在此鬥嘴！」

眾宮人聽了，誰敢有違，一齊動手。可憐尉遲女嬌怯身兒，怎經這般摧殘！不須利劍鋼刀，早已香銷玉碎。正是：

入宮得寵亦堪哀，今日殘花昨日開。
一夜恩波留不住，早隨白骨到泉台。

獨孤後既打殺了尉遲女，怒氣猶未息，還在那裡埋怨探事的宮人打聽遲了。只見左右報導：「萬歲爺早朝回宮，駕將到了。獨孤後來恨文帝私幸宮人，二來又見他不回正宮，卻到仁壽宮來，愈覺不平；又恃著平日的寵愛，遂不出宮迎接，也不叫人收拾。豈知文帝滿心想昨夜的快樂，退了朝，巴不得一步就走到仁壽宮來，與尉遲女受用。及進得殿來，哪曉得獨孤後愁眉怒目，惡剝剝站在一邊。尉遲女花殘月缺，血淋淋橫在地下。猛然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心中十分大怒；只因平素被獨孤後縛手縛腳慣了，一時發作不出。直直的看呆了半晌，又無計區處，只是恨了一聲，往外便走。獨孤後雖然恃寵，及見文帝變了顏色，大怒而去，也覺道有幾分著忙。隨即下殿趕來，高叫道：「陛下往哪裡去？如何為一個宮人，就不念夫婦之情，遂這樣忿顏反目！」文帝初意不過憤恨之極，看不上那些光景，走將出來，也無心要出宮去。及見獨孤後隨後趕來，不曉得是來解釋，只道她又來吵鬧，心中又恨又氣，又恐怕她趕上胡纏亂撓，只得往前殿而走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剛走到閣門，恰恰的一個內相，牽著一匹馬過去。文帝見了，也不顧朝廷的體統，跨上馬，加一鞭，獨自一個徑出東華門而去。文帝乃創業天子，東征西戰，騎馬慣的。出了城也不問路徑，無影無蹤而去，慌的那些內相及把門軍校，又不敢阻攔，只得分頭飛報與各衙門知道。幸得越國公楊素與左僕射高，因退朝不久，尚在朝房中議事。聞此消息，忙叫備快馬。二人都是能征慣戰的豪傑，也等不得跟隨，上了馬，就如飛一般隨後跟來。足趕有三十餘里，方才趕上。二人跨下馬，雙手挽住絲繩，俯伏在地，奏道：「陛下驚壞臣等，天子至尊，有何急事，也不叫有司安排鑾駕，竟慌慌忙忙，單騎一馬，輕身一人，必有什麼要緊的緣故。臣等惶懼無措，乞降旨以慰下懷。」

文帝見兩個大臣趕將來，伏在馬前，諄諄問故，自覺有些慚愧。不禁長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二卿請起，此乃朕家私事，言之可羞。朕昨晚還宮，偶因一時帶酒，私幸了個妃子，今日獨孤皇后遂將她打殺了。朕想，田家翁多收幾斛麥，便要易妻，千金之家也要買個歌兒舞女，以圖行樂。朕今貴為天子，轉受這般拘束，便做千年帝王，也是枉然。倒不如出入民間，反得逍遙自在。」

高奏道：「陛下差矣！陛下焦心勞思，出虎穴，彩龍珠，不知費多少刀兵，方有今日。今幸平了江南，天下一統，正宜勵精圖治，以遺子孫。豈可以一婦人之故，而轉把天下輕看了！願陛下三思。」

文帝見他說合一團道理，半晌低頭不語。楊素又催迫道：「山僻村鄉，非天子流連之處。願陛下自重。」此時，日已西沉。儀從輿輦並大小文武官員，俱漸漸趕來。文帝的怒氣亦漸平了，遂下馬回宮。正是：

妒當天子何曾怨，氣到夫妻卻易平。
匹馬去來渾似戲，刑於之化幾時成。

卻說獨孤後自文帝突然出宮，心下十分慌忙。急急的差人打聽消息，恐怕有不測之禍，哪裡敢進後宮。就在閣門內等了一日，那些探事的宮官，以訛傳訛，不住的報將進來。有說騎了馬不知去向的；有說趕上了，只是不肯回宮；又有說萬歲爺大惱，只要娘娘還他一個尉遲女；又有說萬歲爺發誓，再不與娘娘相見。一個人一樣話，哪裡得個實信？慌得她走不是，坐不是，滿肚子懷著鬼胎。有幾個心腹宮人埋怨道：「娘娘的性子，心忒急了些，留得人在，還好區處。」有幾個老成太監安慰道：「娘娘放心，此事斷然不妨。皇爺與娘娘何等恩愛，豈肯為這些小事，便下毒手。」大家胡思亂想，這一日滿宮中何曾得安寧！只等到傍晚時候，才見幾個內相忙忙的報說道：「娘娘恭喜，萬歲爺駕回了。」獨孤後心下才稍稍安些，因問道：「萬歲爺如何肯回？」內相即將高與楊素勸文帝的話一一說知。獨孤後聽見高說她是一婦人，心中暗怒道：「高這廝，我因他是父親的好朋友，每每以重禮待他，他怎敢

如此放肆！且他夫人死後，他就與侍妾們生子，這樣人容他在朝，怎不看壞了樣子！必趕他回去，方遂我心。」後來真個勸文帝將他官職削了，這是後話不題。

卻說文帝駕到了正殿，猶不肯入宮。多虧楊素、高二人再三苦勸，方才退入閣門。獨孤後見了，慌忙將簪珥除下，俯伏在地，高叫道：「賤妾一時暴戾，有觸聖懷，死罪死罪！但念妾十四於歸，待罪頻繁有日，況今麟趾在腹，望陛下寬宥。」文帝平日原是怕她的，今日見她這般光景，已覺十分占強，如何敢再做模樣。只得下輦親手扶起，說道：「御妻，朕非不念夫妻之情，只是御妻太忍心了些。既是講過，也就罷了。」獨孤後謝了恩，二人依舊是並輦順宮。此時天色已晚，宮中燈燭熒煌，文帝吩咐叫看宴來，留娘娘同飲。須臾，宴至。只因他二人俱要修好，你說的是甜言，我道的是美語；你一觥，我一爵，倒飲得比平日十分快樂。飲到二更，文帝不覺大醉。獨孤後叫宮人扶文帝入宮安寢，自家依舊退入後宮。一來身重，二來勞碌了一日，三來又吃了半夜酒，不覺神思困倦，忙忙收拾睡了。才蒙之間，只見肚腹中一聲響亮，就像雷鳴一般。只見一條金龍，突然從自家身子裡飛將出去，初猶覺小，漸漸飛，漸漸大，直飛到半空中，足有十餘里遠近，張牙探爪，盤旋不已。正覺好看，忽然一陣狂驟起，那條金龍，不知怎麼竟墜下地來，把個尾竟然跌斷。仔細再一看時，卻不是條金龍，倒像一個大老鼠的模樣。獨孤後著了一驚，猛然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心下正驚疑未定，腹中早覺有些疼痛。那些服侍的宮人，見娘娘腹痛，知道要生產，慌做一團，急忙整備分娩之具。不多時，早生下一個愛風流的太子，好淫蕩的君王。眾人齊聲稱賀。獨孤後見生得是個太子，又見有夢龍之兆，心下著實歡喜。正待收拾，只見寢宮外許多宮人內相，一齊亂嚷道：「不好了，宮中怎麼失起火來！連天都紅了，你們尚然不知？」眾宮人聽得這話，慌忙都跑出宮外來看。正是：

玄鳥赤龍曾絳兆，繞星貫日不虛生。
雖然德去三皇遠，也有紅光滿禁城。